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鐵樹記 第十一回 許旌陽三次斬蛟 許旌陽追殺蛟黨

卻說老龍列成陣勢，老龍居左，孽龍居右，其餘蛟黨往來助陣。真君按下雲頭，立在妖孽對面，那孽龍見了，自古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，就提那長槍徑來又著真君，老龍亦舉起鋼叉徑來又著真君。好一個真君，展開法力，將兩口寶劍左遮右隔，只見：這一邊揮寶劍對一枝長槍倍增殺氣，那一邊揮寶劍架一管鋼叉頓長精神。這一邊砍將去，就似那呂梁瀉下的狂瀾如何擋抵。那一邊斲將去，就似那蜀山崩了的土塊怎樣支撐。這一邊施高強武藝，殺一個鷓鴣鴉群。那一邊顯凜烈威風，殺一個虎奔羊穴。這一邊用一個風掃殘紅的法子，殺得他落花片片墜紅光。那一邊使一個滾浪陸地的勢兒，殺得他塵土茫茫歸大海。這一邊擋著孽龍，就好像趙子龍盤河戰文丑。那一邊抵著老龍，又好似關雲長古城戰蔡陽。

真個是：

撥開覆地翻天手，要斬與波作浪邪。

卻說那老、孽二龍，與真君混戰，未分勝敗，後翻身騰在半空。卻要呼風喚雨，飛砂走石來捉真君。此時真君已會騰雲駕霧，遂趕上雲端來戰二龍。二龍又在半空中殺了多時後，落下平地又戰。那些蛟黨見真君法大，二龍漸漸擋抵不住，一齊掩殺過來，時荷甘戰二人，乃各執利劍亦殺入陣中。你看那師徒們橫衝直撞，那些妖孽怎生抵敵得住。那老龍力氣不加，三頭中被真君傷了一頭，六臂中被真君斷了一臂，遂化陣清風去了。孽龍見老龍敗陣，心下慌張，恐被真君所捉，亦化作一陣清風望西而去。其餘蛟黨見孽龍老龍敗陣，各自逃散，有化作蠱斯，在麥隴上逼逼剝剝跳的；有化作青蠅，在棘樹上嘈嘈雜雜鬧的，有化作蚯蚓，在水田中扭扭屹屹走的；有化作蜜蜂，在花枝上擾擾嚷嚷彩的；有化作蜻蜓，在雲霄裡輕輕款款飛的；有化作土狗子，不做聲，不做氣，躲在田塍下的。

彼時真君追趕妖孽，走在田塍上經過，忽失了一足，把那田塍端開，只見一道妖氣迸將出來。真君急忙看時，只見一個土狗子躲在那裡。真君將劍一揮，斬成兩截，原來是孽龍第五子也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自笑蛟精不見機，苦同仙子兩相持。

今朝揮起無情劍，又斬親生第五兒。

卻說真君斬了孽龍第五子，急忙追尋孽龍，不見蹤影，遂與二弟子且回豫章。吳君謂真君曰：「目今蛟黨還盛，未曾誅滅，孽龍有此等助威添勢，豈肯罷休？莫若先除了他的黨類，使他勢孤力弱，一舉可擒，此所謂射人先射馬之謂也。」真君曰：「言之有理。」遂即同施岑、甘戰、陳勛、盱烈、鍾離嘉群弟子隨己出外，追斬蛟黨，猶恐孽龍精潰其郡城，留吳君、彭抗在家鎮之。於是真君同群弟子或登高山，或往窮谷，或經深潭，或詣長橋，或歷大湖等處尋取蛟黨滅之。真君一日至新吳地方，忽見一蛟變成一水牛，欲起洪水，淹沒此處。人民噓氣一口，漲水一尺，噓氣二口，漲水二尺。真君怒曰：「此蛟黨恣害也。」遂揮劍欲斬之。那蛟孽見了真君，魂不附體，遂奔入潭中而去。真君即立了石碑一片，作鎮蛟之文以禁之，其文曰：

奉命太玄，得道真仙。劫終劫始，先地先天。無理法界，玄之又玄。勤修無遺，白日升仙。神劍落地，符法昇天。妖邪喪膽，鬼精逃遁。其潭至今名曰鎮龍潭，其石碑至今猶存也。

一日真君又行至海昏之上，聞有巨蛇據山為穴，吐氣成雲，長有數里，人畜在氣中者，即被吞吸。江湖舟船，多遭其覆溺。大為民害。施岑登北嶺之高而望之，見其毒氣漲天，乃歎曰：「斯民有何不幸，而久遭其害也？」遂稟於真君，欲往誅之。真君曰：「吾聞此畜妖氣最毒，搪突其氣者十人十死，百人百亡，須待時而往。」良久，俄有一赤烏飛過，真君曰：「可矣。」遂引群弟子前至蛇所，伏劍叱曰：「妖物，汝害人麼？」其蛇奮然躍出深穴，舉首高數十丈，眼若火炬，口似血盆，鱗似金錢，口中吐出一道妖氣。則見：冥冥濛濛，比蚩尤迷敵的大霧；昏昏暗暗，例元規污人的飛塵。飛去飛來，卻似那漢殿宮中結成的黑塊；滾上滾下，又似那太山岩裡吐出的頑雲。大地之中，遮蔽了嶺巒嶺岫；長空之上，隱藏了日月星辰。瀰瀰漫漫，漲將開千有百里；霏霏拂拂當著了十無一生。

正是：

妖蛇吐氣三千丈，千里猶聞一陣腥。

真君見蛇妖毒氣腥穢莫聞，遂呼了一口仙風，吹散其氣，乃率其弟子各揮寶劍，鄉人摩旗擺鼓，吶喊振天相助，妖蛇全無懼色，奔將過來。真君乃運起法雷，劈頭打去，兼用神劍一指，蛇乃卻步。施岑、甘戰二人乃奮勇飛步縱前，施踏其首，甘踹其尾，這個蛇那些是如常山之勢，首動尾應。真君遂以劍劈其額，陳勛再引劍當中腰斬之，蛇腹遂爾裂開。忽有一小蛇自腹中走出，長有數丈，施岑欲斬之，真君曰：「彼母腹中之蛇，未曾見天日，猶不曾加害於民，不可誅之。」遂叱曰：「畜生，好去！我放汝性命，毋得害人！」小蛇懼怯，奔行六七里，聞鼓噪之聲，猶反聽而顧其母。群弟子再請追而戮之。真君曰：「既放其生，而猶追而戮之，是心無惻隱，口有雌黃者，吾不為也。」蛇子遂得入江。

大蛇既死，其骨聚而成洲。真君入海昏經行之處，皆留壇靖，凡有六處，通侯時之地為七。一曰進化靖，二曰節奏靖，三曰丹符靖，四曰華表靖，五曰紫陽靖，六曰霍陽靖，七曰列真靖，其勢布若星斗之狀，蓋以鎮壓其後也。巨蟒既誅，妖血污劍。於是洗磨之，且削石以試其鋒。真君謂諸徒曰：「蛟黨除之莫盡，更有孽龍精通靈不測，今知我在此，若伺隙潰我郡城，恐吾君彭抗二人，莫能備服，莫若棄此而歸。」施岑是個勇士，謂曰：「此處妖孽甚多，再等幾日，殺幾個回去卻好。」真君曰：「吾在外日久，恐吾郡蛟黨又聚作一處，可速掃除之。」於是悉離海昏而行，海昏鄉民感真君之德，遂立真君生祠，四時享祭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孽龍精知真君領弟子等出海昏等處誅滅己之族類，心口痛恨欲將豫章郡滾成一海，以報前仇。遂聚集敗殘蛟黨，尚有七八百餘。孽龍曰：「昨夜月離於畢，今夜酉時，主天陰晦，風雨大作。我與爾等趁此機會，把豫章郡一滾而沉，有何不可？」此時正是午牌時分，吳君猛與彭君抗，恰從西山高處舉目一望，只見妖氣漫天，乃曰：「許師往外誅妖，不想妖氣盡聚於此。」言未畢，忽見豫章郡社伯並土地等神來見吳君，說道：「孽龍又聚了八百餘蛟黨，欲攪翻江西一郡，變作滄海，只待今夜酉牌時分，風雨大作之時，就要下手。有等居民聞得孽龍這樣言語，皆來小神廟中叩頭磕腦，叫小神保他。我想江西不沉卻好，若沉了時節，正是泥菩薩落水，自身難保，還保得別人？伏望尊仙，怎生區處？」

吳君聽說此事，到吃了一大驚，遂與彭君急忙下了山頭。吳君謂彭君曰：「爾且伏劍一口，驅使神兵，先往江前江後巡邏。」彭君去了。吳君乃上了一座九星的法壇，取過一個五雷的令牌，伏了一口七星的寶劍，注上一碗五龍吐的淨水，念了幾句乾羅恒那九鳳破穢真君的神咒，押了一個三台的真訣，步了一個八卦的神罡，乃飛符一道，徑差年值功曹，送至日宮太陽帝君處投下，叫那太陽帝君「把這個日輪兒緩緩的沉下，卻將酉時翻作午時，就要如魯陽揮以長戈，即返三舍。虞公指以短劍，卻轉幾分的日子。」又飛符一道，徑差月值功曹，送至月宮太陰皇君處投下，叫那太陰皇君「把這個月輪兒緩緩的移上，卻將亥時扯作酉時，就要如團團離海角，漸漸出雲衢，此夜一輪滿，清光何處無之月。」又飛符一道，徑差日值功曹，送至風伯處投下，叫那風伯「今晚將大風息了，一氣不要吹噓，萬窮不要怒叫。切不可過江撥起龍頭浪，拂地吹開馬足塵，就樹撮時黃葉落，入山推出白雲來。」又飛符一道，徑差時值功曹，送至雨師處投下，叫那雨師「今晚收了雨腳，休得要點點滴滴打破芭蕉，淋漓瀉瀉洗開苔蘚，頽山黑霧傾濃墨，倒海衝風瀉急湍，勢似陽侯誇溟海，聲如項羽戰章邯。」又飛符一道，差那得令大神徑到雷神處投下，叫那雷神「今晚將五雷藏著，休得要驅起那號令，放出那霹靂，轟轟烈烈，使一鳴山嶽震，再鼓禹門開，響激天關轉，聲從地穴來。」又飛符一道，差著急腳大神送至雲師處投下，叫他「今晚捲起雲頭，切不可氤氳氳氳遮掩天地，渺渺漠漠蒙蔽江山，使那重重翼鳳飛厲漢，疊疊從龍

出遠波，太行游子思親切，巫峽襄王入夢多。吳君遣符已畢，又差那社怕等神，火速報知真君，急回豫章郡，懾伏群妖，毋得遲誤。吳君調撥已畢，遂親自仗劍鎮壓群蛟，不在話下。